

更精彩
扫一扫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

春风春雨春之韵

◎汪志

清早起来跑步，阵阵微风拂面，随着步伐的渐进式加快，微风虽越来越大，但吹到脸上，暖暖的，凉爽的，不像夏日里的风吹热浪，秋日里的凉爽瑟瑟，冬日里的寒风侵肌，噢，这是来自春天的风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春风，就像母亲的手时时轻抚着我，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，混合着青草的芬芳，还有各种花的清香，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，没有比春风更美妙的风了。春风吹来，田野上，树林里，湖面上，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春风和煦，明媚的春光普照在大地上，树枝发新芽，小草出嫩叶，鸟儿成群飞，世上万物呈现一派勃勃生机景象，形成一幅秀丽的山水春光图。春风是绿色的，她吹绿了柳枝，吹绿了树叶，吹绿了小草，吹绿了秧畦，吹走了笼罩在天空中的雾霾，吹蓝了天空，吹来了暖暖的阳光。春风是红色的，她吹红了桃花，吹红了杏花，吹红了茶花。漫步在春风中，尽情享受春天的美好。春天，我们看花，就忘却了一冬的寂寞，满心欢喜。

春天除了万物复苏，空气清新外，那就是雨水别样的多。春天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流个不停。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

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春风化雨，春天正是植物萌发生长的季节，春雨下在春风里，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万物，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打花包了，郁郁葱葱的麦苗拔节了。同时，经过一个严冬的季节，淅沥沥的小雨让干枯的小河水满了，干涸的土地滋润了，真是“春雨贵如油”啊。而动、植物是最先预知春天的到来。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此时的桃树花包胀满，鸭子开始在水中游戏，悠闲自在，而流淌的小溪中不断有各类鱼虾在水中游荡，时不时上窜下跳。

去年的冬季很寒冷，很多地方都是大雪纷飞，冰天雪地，气温骤降打破了很多年的最低气温纪录。而久违的春天终于来了，她就像一首动听的歌，唱得人们脱掉了厚厚的棉衣、棉鞋、棉帽，甩掉了出门不离身的口罩、手套、围巾……唱得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，汲取着春天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芬芳。或锻炼身体，或来到公园，或来到乡间。而农民们则开始忙碌在田间地头，或犁地，或施肥，或播种育秧……

春风，春雨，春之声。明媚的春天，草长莺飞，万物复苏，花红柳绿，到处充满勃勃生机，在这杨柳和春风拂面、鸟语花香的春天里，我们要珍惜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明无名氏《白兔记牧牛》中写道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，一日之计在于寅；春若不耕，秋无所望；寅若不起，日无所办；少若不勤，老无所归。”让我们享受春天，拥抱春天，谋划春天，播种春天，不虚度春光……

行走在乡间的春天

◎王功修

春天终于来了。在一场绵绵细雨之后，怀着与情人幽会般的忐忑，持了矜持的目光，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圈圈点点，于是便首先绿了房前屋后的柳树。

这时，我最向往的就是驱车回到几十里外的故乡去。因为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能真切感受到春天的一颦一笑、举手投足。

车子渐渐近了，透过车窗远远地看到村头桃花已绯红满树，心儿忽地欣喜起来，有了一种想拥抱每个人的冲动。再看来往的人们，面色微红，步履轻盈，精神着，寒暄着，似怀了什么神秘的惊喜，却又捉摸不透。

不过，春天是极婉约、极羞怯的，你需要仔细端详才是。稍不留心，说不定她就会在你清晨推开窗户的时候扑面而来，打着旋儿又从余光背后姗姗流走。唯留下无名的芬芳与烂漫，却再也寻不到源头。

阳光明媚、暖意融融的时候，我喜欢出门独自到田间地头走走转转，非常饥渴而又怜惜地去捕捉春天一些零落的影像，蹑手拾取，然后小心封存于心底。多少年来，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、一种嗜好。我想，最终还是因为早已化为内心深处图腾的那份乡土情结。

旷野已经褪去了冬日的生硬与萧索，沉默着，酝酿着，仿佛能感觉到一些跃跃欲试的骚动气息。脚下的泥土踩上去松软了许多，在凝神刹那漾开短暂的温存。田地里正在返青的麦苗茁壮厚实，肆意张扬着生机，一枯一荣间似乎有神奇的魔力。旁边刚翻过土的菜畦，黑黢黢地泛着油光，有一种等待耕种的迫切。路旁的小草羞涩着露出一针嫩绿，看上去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再往四周瞧瞧，野菜遍地都是，或站着，或躺着，伸着懒腰，拉着架子——沐了春风，那表情极是轻佻。

其实乡间的春天远不止这些，需怀着虔诚的心去寻才行。

我想起小的时候，母亲总在刚有一丝暖意时，便忙不迭地到地里寻着挖野菜，然后回来做成面团或是包成饺子，味道极是鲜美。如今，在年复一年的操劳中，母亲韶华已逝。只是在每个春天，在回到故乡的时候，母亲仍要挎起竹篮去地里挖野菜给我

们做来吃。我想阻拦，却欲言又止。我知道，这是作为母亲对儿女最原始、最本能的爱意。我不忍剥夺她这种“权利”，于是每次便叫了妻儿与母亲同去。

年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、也没有刻意留意春天的存在，就像我不懂得拥吻面前含苞待放的少女一样。在追逐童趣与懵懂无知中，任由一个个春天从幼稚的目光中流走，枯竭成无言的故事。我猜测，她的眼神应该是幽怨的，有着美丽的轻嗔薄怒。而今想起来，的确惋惜。

不过，我没有错过太多的机会。这些年来，我不能抑制地喜欢上春天——每年的三月，我都会在乡间攒了眉头，徘徊碧波彼岸，等待花期；斑驳的日记中，飘逸的楷体记写着她归来的日期，记忆着归去那天是否下着雨……

这些年来，行走在乡间的春天，惯着岁月更替、人事变换，我愈加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生命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、惊世骇俗，只要遵从自然、心怀良善，敬畏天地万物，珍惜眼前的拥有，认真过好每一天，哪怕走过的是平凡的道路，生活也必能绽放精彩、让人难忘。

春野画桥

◎李艳霞

最真实的春色必在大野，而春野之上的花儿草儿，已经抢占了许多镜头，也渐为寻常。

大自然总会给人以惊喜，我看见一座古石桥卧田野之上，显得如此与众不同，让春天乱花迷人眼的风景显得更有层次和美感，增添了许多不可言说的意蕴。

看过江南的小桥流水，那是永不褪色的经典画幅。而我眼前的桥却像是虔诚的乡野守望者和见证者。

古桥以淡定的姿态见证了多少四季轮回中的杏花春雨，桃红柳绿燕双飞，见证过多少生命的偶然和相依相偎；守望着一年年日出日落，守望春种秋收冬藏，守望晴空和风雨霜雪，守望一些悲喜交加爱与故事。

那弯弯桥身上，时时刻刻搭载所有从桥上路过者的梦。

桥的姿势很美，浅看弯弯如月，深看，仿佛看到迸发的生命张力。背负与承载，责任与嘱托随时扛在弯着的脊背上，像乡间的男人。

我觉得这些桥是夹在唐诗宋词中里的一行句子，很短，却有唯美古典的意境。

在缓缓流淌的水面之上，在苍郁的古树和老屋旁，或者在星空朗月之下，这桥仿佛又像舒展开的眉头，轻轻抖落着岁月尘埃，与天地过客，与小鸟白云淡淡抒情。

有人的地方便有路，有路的地方才会有桥。桥上走过荷锄的农人，走过牛羊和摘花的姑娘，

桥下有捉鱼的少年和鸡鸭，组合成一幅生动纯净的画。

野外的古石桥在日复一日的宁静中，沉静、从容、淡泊，与世无争。

我企图在桥边找到一块碑刻和记载，以便找到这桥的名字，甚至故事和传说。但是什么也没有，桥就是桥，它没用任何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，知道自己是桥，就够了。

相对于无言而立的桥来说，已经历百年风雨，我们如何解读，都是一种无知。所以，我还是学着桥沉默吧。

这样的桥在野外不止一座，大多没有名字。它们和我一样，喜欢对着春天的野外出神，不同的是，它们永远在春野在画中，而我却要奔波于尘世。

春日清欢有茼蒿

◎方华

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阳春三月，草木生发，茼蒿是最先走进我们餐桌的美味蔬菜之一，故苏东坡在诗中称，用其“试春盘”。

茼蒿本不是华夏土生土长，在欧洲，也原本是庭园中的美化观赏植物。也就是在苏东坡生活的宋朝初期，才引进中国，并迅速成为餐桌上美味之蔬。

茼蒿又名蓬蒿，陆游在其《初归杂咏》中咏道：“小园五亩翦蓬蒿，便觉人迹间可逃。”可见他也对茼蒿喜爱有加，对田园生活充满欢喜。

茼蒿的叶型类似菊叶，至四五月，花朵盛开，又很像单瓣的野菊绽放，所以又名菊花菜。黄、白色的花朵簇拥成片，也是十分美丽。

我起先是不喜欢茼蒿的，因为它有一股强烈的中药味。时间久了，才渐觉其味别具一格，它既有蒿之清气，也具菊之甘香，且鲜嫩爽口，实是美味。

茼蒿的吃法，可热炒，可凉拌，可入汤，其特别的清香味都不会走失。或是因了它的特殊气味的，茼蒿是不生虫子的，可以说是真正的绿色佳肴。

苏东坡在一首《浣溪沙》中还写道：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

欢。”青青茼蒿，如此受青睐，想必就是因了那一份清欢之味吧。

茼蒿因为饱含汁水，故一经炒煮，缩水很大。满满登登的一大盆，下锅几经翻炒，最后只剩下绿油油的一碟。在台湾，之所以称茼蒿为“打某菜”，就是传说一位不明事理的先生，发现一大篮的茼蒿经妻子炒煮后，竟只剩下少少的一盘，于是认为妻子偷藏偷吃，拳脚相向，“打某某”之名由此传开。

由于香嫩美味，加上种植的不普及，在中国古代，茼蒿还是宫廷佳肴呢，所以茼蒿又被称作“皇帝菜”。古时，为了在春天以外的季节也能吃到美味茼蒿，人们采取暴晒的做法，晒干留存。食时，再用水浸泡，口感依然清爽。

茼蒿还有一个很文化味的名字，叫“杜甫菜”。因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体弱多病。其在四川夔州时，肺病严重，且生活无着，于是抱病离开开地，到了湖北公安。当地人得知后，经常用茼蒿和菠菜、腊肉、糯米粉等搭配做菜，给心力交瘁的杜甫食用。杜甫食后对其美味赞不绝口，肺病也

渐减轻。为纪念这位伟大诗人，后人便称此食为“杜甫菜”。

杜甫菜能有食疗效果，是因为其中含有茼蒿。中医认为，茼蒿性温，味甘、涩，入肝、肾经，能够平补肝肾，宽中理气。主治痰多咳嗽、心悸、失眠多梦、心烦不安等症。现代医学也研究表明，茼蒿有润肺化痰、降血压等多种功效。可见传说不虚。

茼蒿的名字也让人喜欢，因其谐音“同好”，喻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之意。在湖南即有一首《洗茼蒿》的民歌，歌中唱到：“情姐下河洗茼蒿，洗起茼蒿满河漂。下河莫吃茼蒿水，上河莫吃水茼蒿。茼蒿水，水茼蒿，不成相思也成病。”让人在歌声中想象河边那茼蒿般清秀的少女身姿，想起爱情的美好。

作家刘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茼蒿既可蔬，又可赏，又有乡情浓郁之味，田园的依稀印记，一举而数得。”诚如是。